

相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其
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
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

種嵩詰常侍無詔信 後漢

種嵩字景伯為侍御史順帝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嵩
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
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
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
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特
善者良久

桓階止操無自往 魏書

三才 桓階伯緒獻帝時為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

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之以料事勢也曰能六王
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兇等勢
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
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
王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
摩陂賊遂退

常林止不無往 魏書

常林字伯槐獻帝時曹不為五官將林為功曹田銀蘇伯反幽
冀動不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
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大羊相
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

之鎮也輕動表舉雖克不武不授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

沮授斷表紹敗亡魏書

漢獻帝時表紹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太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六國雖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也

程昱料孫權資備禦我魏書

程昱字仲德獻帝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若安集復以昱為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昱說備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表術昱與郭嘉說備不聽備等誠不及也今信之以真有異

孫權征荊州劉備兵多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是則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渾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戎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操操亦壁云

張遼知必有造變者魏書

張遼字文遠曹操時行中堅將軍時荊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營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陳矯明器通人魏書

陳矯字季弼為魏郡西曹掾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
曹操卒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
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
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且以王后令
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
時之後傑也

辛毗斷二袁必亡 魏書

辛毗字佐治仕袁譚因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求和於曹
操操見毗謂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
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
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
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鬩牆國

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蟻極加以旱蝗饑饉並臻
倉行無畏糧天災應於人事困於下民無思智皆知土崩
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
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
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
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舉
神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
焉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
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
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乎
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

楊洪斷取漢中無疑 蜀書

洪為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
問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
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黃權斷劉璋必危 蜀書

黃權字公衡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
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
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
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
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
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

谷利拔刀飛拖工 吳書

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之動室沂時風大
利令拖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而拖工曰不取
樊口者斬工即轉拖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發權曰阿利畏
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高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試於猛浪之
中船樓裝高逆逆難意大小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
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魯肅斷鼎是江東 吳書

魯肅字子敬與周瑜相結瑜因薦肅權與語甚悅之眾賓退肅
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
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
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
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

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勦除黃祖進
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
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司馬孚勸文帝寬待孫權

晉書

司馬孚為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
遣于禁還久而不至魏文帝以問孚孚曰先王九服之制誠以
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
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
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疆與弱不
能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當
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

司馬懿料諸葛

晉書

司馬懿為亮守王原文謂葛亮使至懿軍懿問曰諸葛公
知君何如食可幾米對曰所食不過三四升問政事曰二十
已上皆親為之懿曰諸葛公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

羊祜嘆晉武不平吳

晉書

羊祜字叔子武帝咸寧初拜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帝深
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
而議者多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
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

韋忠明斷

晉書

裴頠惠帝時為尚書左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
不起人問其故韋忠曰吾茲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
實裴頠然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

邪表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
沃焦哉

崩欽議楊駿雖閹知人 晉書

楊駿字文長晉惠帝時為太傅大都督姑之子崩欽少而相
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駿弟楊濟楊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
長雖閹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踈我我得踈外可以不
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王承知王敦之難將作 晉書

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為譙王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時王
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
位任是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
除之將作矣

劉寔言論 晉書

劉寔字子真為吏部郎叅文帝相國軍事時鍾會鄧艾伐蜀
寔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
寔而不荅竟如其言

何曾先見 晉書

何曾字穎考晉武帝時為丞相加侍中進位太傅侍帝晏退而
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
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
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謂其子遵曰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
輩必遇亂亡也及遵子綏被誅弟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王雅先見 晉書

王雅字茂達孝武帝時拜太子少傅會稽王道子為太傅帝以

通子無社稷器幹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俊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皆非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波議李宏 晉書

王波石季龍時初拜中書監時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王波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元若違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之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階一方今若制詔或敢斷反則

我身遺書答之并贈以指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遂不備物以酬之

鑿齒見推於桓温 晉書

晉鑿齒字彥威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桓温辟為從事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遠圖知天文者皆國祚脩短答云世祚方永温疑其難言乃帥辭云如君言豈非福乎答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厄運亦宜諭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决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綃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我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票碣棺木耳鑿齒問故答曰賜綃一疋令僕自我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十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

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初景過陽退敗未得
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眾並沒朝廷以為憂
尋見東宮簡文謂曰准此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
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
當亂國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

虞丘斷王融必敗南史

王融字元長齊武帝時為中書郎太學生魏准以才學為融所
賞既欲奉竟陵王子良而准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立國賓賓
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
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特人以準膽破

沈約勸梁武進位南史

帝在西卯與沈約道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

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語他日
今與古異不可以得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
寸之功以保其偏祿今竟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
表革運之徵未元以采為彰考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
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
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
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
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
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
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
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對畧同約
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

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
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
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
乘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
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
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
人也

王弘先見南史

王僧虔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眺
下地作處子時僧虔累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
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後
棄當不滅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達

先或云僧虔採燭珠為鳳皇弘稱其長者云

大寶梁州東將亂

梁元寶字敬位梁元帝弟河東王譽結隙蕭答令大寶使江陵
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
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答云湘東必有
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接臺城答納之

景穆料蠕蠕可擊不聽其言

景穆太子從太武帝征蠕蠕至鹿潭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
子言於帝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中書令劉瓘固諫以為虜盛
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懼擾何有營上而有此虜太武
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
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

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

楚之斷蠕蠕將至北史

司馬楚之魏太武時徵入朝授安南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
及太武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
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
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
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
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崔浩料敵北史

崔浩字伯深魏太武時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平其日宴會座執浩手以示蒙孫使曰所云崔公
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

勳去其六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任彭城
崔浩論當世英雄起伏

魏明帝泰常二年正月太子王懿求降陳計攝劉裕在洛勸
以軍絕其後必用裕軍不戰而可克也
遂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
與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以又病衆叛
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
帝重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
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
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
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
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

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漢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倚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讎耻乃結蠕蠕背德於姚弋儼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悅談至中夜賜浩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文宣斬絲調論北史

齊神武高歡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文宣獨袖刀斬之曰此須斷神武以為然又各使口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彭樂等怖撓帝勅樂與彭樂相格樂免言情樂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斌曰此兒意識過吾叔亦私怪之勿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

考基智辯北史

高構字孝基好學多智辯給過人工吏事仕隋累官至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哥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勞之曰我聞尚書即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

竇建德料士達必敗唐書

楊義臣隋煬帝時為太僕卿遣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

畏誅復也。肅歸。竇建德義臣乘勝欲逐入高維泊窮剋根穴。建德謂之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曰：「東海公未捷，遂自矜大禍，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衆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

張說折讒臣謀書

張說字道濟，睿宗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安，賊膽破，蜚禍塞矣。」帝悟，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

武元衡料李錡有異書

武元衡字伯蒼，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元衡與李錡相，錡既許之而復不至，是不可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自若。好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遂追錡而錡計窮，果反。張彥威勸知遠即位，五代史。

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月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勸進即位。獨吉義料海陵必斃，金史。

金主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

彥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獨吉義欲與共圖世宗頃之世宗即
義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為
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指則計將安
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敵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
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
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高幹必太熾今正隆已渡淮高幹未
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為便上嘉納之次
榛子嶺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

守珣善謀 宋史

翟守珣宋太祖時為李重進親吏重進為中書令移鎮青州謀
叛遣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
首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

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
重進緣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
重未可輕發重進其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書聞並如太祖之
策其不信鐵券亦知守珣所云揚州既平購得守珣補殿直俄
為供奉官

張詠止訛 宋史

張詠字復之太宗時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
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
詠曰妖訛之興冷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乎厭勝也

龐籍不遺文臣 宋史

龐籍字醇之仁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儂智高反師數

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仁宗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謂籍曰青破賊卿之功也

王曾奏河決為妖言 宋史

王曾字孝先仁宗時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天聖四年夏大兩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梁適斷遣狄青討賊 宋史

梁適字仲賢宋仁宗時知審刑院擢樞密副使是時儂智高起事移嬖書求邕桂節度仁宗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否

知政事

穆衍辨盜 宋史

衍字昌叔神宗時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為仇家斷舌而不如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賊邪訊之具服

父貧歸于女 宋史

程迥字可久年十五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南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孝宗時登第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迥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迥迥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

邱成子斷衛亂作 事文類聚

解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舞
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
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記我也由此觀之衛其
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
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

張弘畧滅寇 元史

張弘略字仲傑世祖時遷江西宣慰使會饒州盜起犯都昌弘
畧以為饒雖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
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擣其巢穴生縛賊首磔于市餘黨潰散
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為平民餘無所問

王克敬納倭民崇擅發 元史

王克敬字叔能仁宗時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

明監倭人至市先示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
備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者吳人
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復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為
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遠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繫吾當
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督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
靡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比符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
屬顧為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

李木魯州友其田 元史

李木魯州字子暉文宗時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
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州召其妻
詰之曰汝為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
下卒反其田

張起巖杜奸邪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教諭攝縣事聽斷明允轉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執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

許有壬明辨反狀元史

許有壬字可用順帝時拜侍御史會汝寧捧胡友大臣有忌憚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耶音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賜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寢

明見

明見事理之是非者

仲尼知桓僖廟災左傳

魯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喻魯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口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枝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樽俎也稷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伯至命枝人駕乘車李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蒧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潘也於是乎去表之藥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獲咎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柳崇獲盜北史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孝文帝時遷河中太守崇初屬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柳渾白奴苑唐書

柳渾字夷曠天寶初進士調單父尉代宗天曆初江西魏少將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其寃以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

李元素唐書

李元素字大朴邢國公家裔孫德宗時仕為御史東都留守而訊之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鞠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眾亞請斥重醜上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因上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為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局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愔馳按亞逆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北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寃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杭得真盜繇是天下重之

王維翰辨誣金史

王維翰字之翰金章宗時除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刑部疑之維翰審獄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

薛奎緩獄宋史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常以平晉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巖而處巖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禍浣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獲入者

王旦不賀死蝗宋史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學士監修兩朝國史時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事大旦明日執政遂祀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置且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殺天而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夏隨料事宋史

夏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為茶酒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為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及即位除內殿承制閤門祇候遷泰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副都統嘗隨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授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使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元昊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眾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

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効

劉敬神明 宋史

劉敬字原父仁宗時舉慶曆進士通叛蔡州後知揚州天長縣鞠王甲殺人既具獄敬見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敬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敬曰寃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為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

岳柱辨誣固以安民 元史

岳柱文宗至順二年除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特有經略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柱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違宰臣意岳柱曰本傷不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復

然惟木兒為丞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果決者若干人宰相以奏帝嘉之特賜幣帛及上尊酒

果決

果於以斷而無疑者

陸侯獨斷 北史

魏太武帝征蠕蠕破涼州陸侯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復渡河南略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否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歲窟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憂侯曰諸君不見毒地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

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

張公謹投龜決策 唐書

張公謹字弘慎未知名李勣等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言其可已乎王曰善太宗即位授代州都督

班宏驗治安人心 唐書

班宏唐玄宗時為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遂引屯將規緩死衆兇懼班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

李景略抵張光殺妻罪 唐書

李景略唐代宗時為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聞明

張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罪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右女屬者進謝拜如光妻云

竇參殺曹芬兄弟 唐書

竇參字時中唐德宗時遷奉先尉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侯免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得延是殺父不坐皆撈殺之一縣畏伏

李及斬攬釵禁卒 宋史

李及字幼幾宋真宗時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并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祭卒白晝攬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

社紘按誅造奸民宋史

杜紘字君章宋神宗時加集賢殿直學士擢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揣遂按誅之

楊汲辨曹澤呼兄勿避宋史

楊汲字潛古宋神宗時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澤者兄遇之不善元子亦加侮焉澤持刀逐元子兄挾之以去澤曰兄勿避自為姪爾既就吏元子云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曰兄勿避呼兄使勿避何謂謀君以意為虧民

神宗是吳州用其言讞上澤得不死

董槐斬捕亂者宋史

董槐宋理宗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謀守尉闖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

木華黎當天象而進兵元史

木華黎為太師國王統兵伐金太祖壬午歲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靜真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址雖平而河南秦豈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耶且違君命得為忠乎

劉容驗籍斷產 元史

劉容字仲寬幼穎悟稍長喜讀書元世祖時為廣平路總管富民有同姓爭財產者訟連年不決容至取籍考二人父祖名字得其實立斷之爭者遂服

商琬討謀叛 元史

商琬字台符元世祖時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華亭蟠龍寺僧思月謀叛被擒其黨縱火來劫民大擾琬亟誅其魁文法吏責琬擅誅行臺中丞張雄飛曰江南殘毀之餘盜賊屢起顧尚循常例安用憲臺為哉吏議遂斥

智察

用智計察事情者

希罕知橫者 戰國策

攻趙敗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罕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贊羣臣而文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黃昌發奸 事文類聚

黃昌字聖真後漢順帝時為宛陵令嚴毅好發奸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殺之百姓戰懼咸稱其明

劉顯按文無滯 南史

劉顯字嗣芳梁武帝天監初舉秀才署法曹後為中書郎顯博關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武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較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

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編問其
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郎陵王
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
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
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

李惠判羊皮 北史

李惠父李蓋魏太武時為駙馬都尉尚書右僕射惠襲爵後轉
雍州刺史惠長於思察時聽事有燕爭巢閣已累日惠令人掩
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
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
無圍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益負薪者同釋重擔息績
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

平康可拷知主羊羣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
之見少搯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辛祥察色 北史

辛祥字萬福魏獻文帝時轉并州平北府同馬有白壁還兵藥
道顯被誣為賊官獨成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
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高謙之獲詐賊 北史

高謙之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
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
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
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
屢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

蕭澈禽奸如神 北史

齊景思王蕭澈先於東魏孝靜帝時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齋糧食澈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澈察知之守令畢集澈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澈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澈乃許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數人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澈乃令人密往

柳字明目市中看英禁有字度城後始內無盜政化
第一齋文宣帝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入吏送別
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澈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
識更吏不欺人百姓有怨已來怨逢今化殺下唯飲此鄉水未
食百姓食耶獻跪請澈直力為食一口

柳慶獲盜 北史

柳慶字更興西魏文帝時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
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
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認服柳慶疑之乃召問賈人
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
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白沙門乃
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

高潛示靴得賊 北史

齊任城王高潛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後主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高液摘發崔氏 北史

齊彭城景思王液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老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燕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液摘發崔氏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巡幸液常留鄴

韋孝寬見 北史

韋孝寬字孝寬周宣帝時拜大司空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徐克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及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迥郡孝寬繼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齊書侯孝寬等貴與迥之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稟郡守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勸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

迥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李靖知君集有異

唐書

李靖字藥師太宗時授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帝嘗命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允濟智牛

唐書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

牛依歸家者久之掌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婦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太宗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

韓思彥問兒獲賊

唐書

韓思彥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使并州萬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

劉崇龜易刀獲賊

唐書

劉崇龜字子長僖宗時為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

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乘扁舟亡更跡
賈捕効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
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
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
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察類此

幹里朵諾奸 金史

移刺幹里朵熙宗時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
鄰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隣人諱不與許于縣縣
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許于州幹里朵陽怒械繫之捕其隣人關
以三下詰之曰汝隣已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隣人大懼始自陳
贖贖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

楊伯雄覺詐 金史

伯雄字希雲熙宗自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父在行
其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久之調韓州軍事判官
有二盜詐稱賈販過旅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劫取伯雄
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郡駭服

張大節獲奸夫 金史

張大節字信之海陵王天德三年擢進士第改戶部郎中徙知
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後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
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為姦夫所殺人以為神

大懷貞察盜 金史

大懷貞字子正世宗大定二年除洛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改
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楨上圖亢宿詰
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

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為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昔服其明察改與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實於法

武行德斬僧

宋史

武行德初仕漢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直定尹成德軍節度廣順初加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於益入城犯者法至死告者給厚賞洛陽民家姬媵入城鬻說俄有僧從姬買蔬就宮翻視密實益營中必答其真不買而去姬持入城抱關者搜得黃綸以請府行德見盛益襍非村姬所有疑而詰之姬言適有僧自城外買蔬取視之而去即捕僧訊治之具伏與關吏同誣姬以希賞行德擇姬斬僧及抱關吏

長之者神明部下凜然

郭守文知李煜自歎

宋史

郭守文遷翰林副使從曹彬等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下時煜以推命頗自歎不欲生見太祖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遂安

裴濟知變

宋史

裴濟字仲溥太宗時知定州至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畢有卒挾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為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數十人已去廓州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然濟在鎮定凡十五年成績甚著

俞獻卿執僧

宋史

俞獻卿字諫臣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進士第真宗時

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給言
出遊矣獻鄉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
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

郎簡辨券 宋史

郎簡字叔廉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必書
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墜塞募民浚
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
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分宜縣徙知寶州縣吏死子幼贅婿為券冒有其賞及
年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
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
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

郭希錫得賊 宋史

郭希錫字延之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仁宗時弟進士為
鄉民訴弟為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
汝乎執而訊之果然

孫長鄉鞠民殺弟 宋史

孫長鄉字次公仁宗時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鄉察所言無理
問其賞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
果服郡人神明之

王罕察寃 宋史

王罕字師言為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
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
久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天死妻有子遂逐婦而據家

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妻而及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

楊繪服盜 宋史

楊繪字元素仁宗時以母老請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繚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賊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

李繹刺蘊 宋史

李繹字縱之仁宗時舉進士中第除特作監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入盜其從子亡夫繹問曰若有仇耶曰無有曰有矢亡邪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罪疑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王保衡察獄得實 事文類聚

宋仁宗朝御史王平字保衡章聖初為許州司學單行盜豫詣田間墟其衣而去驅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請為殺女子者司理保衡意疑其州將逃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日河南逃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與設殺平人

張田捕白衣 宋史

張田字公載神宗時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述知其偽召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謝麟訊所親 宋史

謝麟字應之神宗時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鬪既歸而

所親殺之因誣仇隣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

王安禮驗匿各宋史

王安禮字和甫神宗時知開封府事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畧同最者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

元絳辨蔽宋史

元絳字厚之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尋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其占人田者多為隱蔽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寘于法甲與乙

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更迹其後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執不應下詰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無血汚是以知之

范純仁察奸宋史

范純仁字堯夫神宗時知河中時錄事參軍宋詹羊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斃肉中純仁問食肉在弟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詹年素不食斃其曰毒斃均者蓋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詹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也正其罪

辛棄疾知人 宋史

辛棄疾字幼安孝宗時帥長沙士人或懇考試官監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勝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嘉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

孫子秀家訪殺夫者伏誅 宋史

孫子秀字元實理宗紹定五年舉進士調吳縣主簿累官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尋遷湖南轉運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餘獄為之清安吉州有婦人愬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貲緝獲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家訪之乃婦人路某也

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府時有選人姓刀又有王元忠並被殺乃密與令史相知滅其點畫刀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曰今年銓履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姓名此必刀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錢忠定治獄得情 事支類聚

錢忠定公即授安州司理參軍更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狀守將謂曰劾縣獄當得賞各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

錢忠定治獄得情 事支類聚

錢忠定公即授安州司理參軍更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狀守將謂曰劾縣獄當得賞各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其有材

章導聽哭聲得殺夫之情 事又類聚

章導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聲不甚長問之云夫遭燒死導救吏與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柱吏白有蠅聚頭所導令披視得鐵錐貫腦考問以淫殺夫

鄭制宜息盜 元史

鄭制宜小字納懷性聰敏在重有器局通晉國語世祖至元中襲父職太原平陽萬戶仍成鄂州時鄂州守俾攝府事十九年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洲地狹衆欲徙旁居民制宜不授改授寬地居民德之城中屢災或言于制宜曰恐姦人乘隙為變宜捕其疑以者痛治之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奈何及無辜不答一人災亦遂息有盜伏近郊晨暮剽劫流言將城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願賜異常制宜命吏縛入獄明

殺其非特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人乘白馬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為盜者遂其正罪郡帖然

阿魯渾薩里辨誣 元史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以父字為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哈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說皆通習之後事裕宗入宮衛深見器重令宿衛內朝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里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解

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
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

察罕知妄元史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授樞密院經歷
未幾從奧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
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為居人所有衆感之察罕曰妄也
是必搆害仇家者覈問之果然

干文傳辨兒元史

干文傳字壽道仁宗時為烏程尹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
納一妾於外生子未辟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
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隣家兒為妾所
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帝不就乳妾之父母吐責

乃中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一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二

臣門

明辯

明見事情能辯別者

顏回聞哭

說苑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
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
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
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
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

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邊子辯辛櫟之非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佞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無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使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孔或

孟子辯萬章非孔子之非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雖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雖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使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雖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昭奚恤知詐

戰國策

楚國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為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也非如何也

郭躬議刑

郭躬字仲孫為郡史辟公府奉車都尉實固以擊匈奴斬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也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願案明帝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兵事呼嗔軍為先開督帥具漢制禁殺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之

人師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之
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車重尚書奏章矯詔非當
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懼詔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
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其文輕帝曰章與囚
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子法
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能廷尉正

王重榮斬瓜士

王重榮唐僖宗時以父任為列校與尤重盈皆以殺武冠軍據
河中牙將主何察時兩軍士于夜禁捕而鞭之士環訴於中尉
楊玄寔玄寔執重榮讓曰天子瓜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
玄寔孰知天子瓜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
更諉於府擢右署

錢惟濟服盜 宋史

錢惟濟字巖夫真宗時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系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匕筋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時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親明辨後必為能吏矣

劉天孚按實民田 元史

劉天孚字裕民世祖時由中書譯史為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頓鄆文口民稻田三百頃有被害之者指為古屯陳于中書請蠲其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為辨其罪章數上乃止

王忱辨詐 元史

王忱字允中幼讀書明敏有才識世祖時平章趙璧引見忱稱旨命宿衛掌錢設計薄侵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副使謝馬伯忽里數地贖民田忱以法繩之急更耿然言微北京宣慰司積年流負計可得鈔二十萬鈔帝遣使覈實懇事露擅增制語有并打筆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凡十二字追繫官吏至數百人忱驗問知其詐熙乃款伏

明斷 明見是非能剖決者

張良斷曉關因祥可擊 前漢

張良從沛公入武關公欲擊曉關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子實豎易動以利可使人為疑兵却令酈食其持寶以之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良曰此則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

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因遂擊秦兵大破之

兒寬斷封禪宜帝自定前漢

兒寬武帝時為左內史時議封禪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
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
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宗祀天地
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微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
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以為
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
各稱事宜而為之節之唯聖王所由制之其當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
聖中之極無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
光也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曹據詰問士晉書

曹據字顏遠晉惠帝時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
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據使收
士衆官咸謂不然據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上以
燔寒耳詰之果服

符融辨盜晉書

符融字博休前秦主符堅季弟也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
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
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
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
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

于仲文決獄北史

于仲文字次武周文帝時為安國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于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疆禦有次武

于仲文決牛 北史

于仲文周文帝時為安國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馬曰于安國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

劉徽系察奸 金史

劉徽字君美金熙宗天眷二年擢進士第遷洪洞令徽系明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其姪死

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

張詠對換章彥家財 事文類聚

張公詠宋太祖時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債不平公撻兩遺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債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韓琦引乳醫辨誣 事文類聚

韓忠獻公琦宋仁宗時知洋州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取其奩橐嫂姪訴于州申路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

前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衆皆伏罪

韓絳殺青 宋史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仁宗時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青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官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孫唐卿斷盜母之喪 宋史

孫唐卿字希元仁宗時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再滴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禮也遂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程顥辨詐 宋史

程顥神宗時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五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李南公察姦 宋史

李南公字楚老宋神宗時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全也卒實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齒尚何爭命歸兒族

程顥辯誣宋史

程顥宋神宗時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石公弼治奸詐宋史

石公弼宋徽宗時為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網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戴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謀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說為此訟即收捕窮治皆服辜

婁機判域地宋史

婁機字孝發孝宗乾道二年進士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為園

機進石復索元僧機曰說得金將誰歸

包恢辨狀後疏字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知隆興府兼江右轉運使州人者集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其長子至道不言及行其母婦姪姪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去之恢則僧者之也僧子侍養姪步不離僧無由至母過訴夫諱曰入寺作佛事以諱感衣而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買其公不允僧更報館中臭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詔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

李孝壽杖僕事文獻錄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其受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切其狀走府曰秀

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
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更就曉
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具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
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敬儼辨偽平刑 元史

敬儼字威卿成宗大德九年為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
有偽為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
有警豈得離職是必虛報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為災民
多因饑為盜有司補治論以真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
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為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斯
是得減死者甚眾

長孺用計決訟 元史

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民有
偶觸軍卒衣卒仗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
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按者過焉戟手稱快
諸所隸杖而償其器又孺娶浮屠菴誦佛書為禳祈一孺失
其衣適長孺出鄉姬訟之長孺以年久實群姬合掌中命繞佛
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
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

長孺以沙搖歸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永嘉民有弟
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
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歎盜誣兄
受步搖為賊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

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云
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

王約原情決獄元史

王約字彥博仁宗即位拜河南行省右丞皇慶改元召拜集賢
大學士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
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歐母真獄者其母泣訴
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
州民有兄訐其弟厭詛者獄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
日良信乃立縱之使還拜樞密副使

守法

堅持法度不移易者

辛尹文斷司馬子期之旗新序

子期之旗斷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執旗長
被劔齊諸軫而斷之責卑抽子於結援矢於箭引而末發
子期伏軾問曰吾有罪於天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
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期國有大夫而減
三等文之斷不亦可乎期悅載之上所王以斷旗之故王將殺
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乃悅使文為江寧令大治

李離伏劍史記

李離者晉文公之大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
賤罰有輕重下更有過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謀
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
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
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楚莊斬轡說苑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驟當斬其轡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驟當廷理斬其轡而戮其御太子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趙奢治賦史記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之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君危矣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也

公知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為貴矣

叔向議三姦同罪國語

晉理官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質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斷獄之日叔魚狝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紂也鬻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掩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

張釋之止車前漢

張釋之文帝時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
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張釋之平法前漢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
是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
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廷當之罰金釋之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豈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
下廷尉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

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法而君以法奏之其
甚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通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知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
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并尉

胡建斬姦前漢

故建字子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負無辜馬常故與走卒起
居肘監軍御史姦姦穿日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廷約其
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斬斬之則斬於是當選
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後走卒趨至堂皇
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
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
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值昭帝

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
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滅公王廬更不敢捕渭城令
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
追吏更散走主使僕射劫渭城令游傲傷主家奴建報無它
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
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
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谷永奏薛宣執法事文類聚

薛宣以明習文法漢成帝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中丞執
法嚴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
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
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也

以其缺竊見必府薛宣才茂行潔達於後政
行能准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大夫

何湯開門後漢

何湯字仲弓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開門不納更
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夏旱公卿皆
異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鈞令車收案有詔免
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
謂也

樊儵理獄後漢

樊儵字長魚宏子也嗣壽張侯拜長水校尉徙燕侯其後廣陵
王荆有罪明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瑰雜理
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

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
卿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側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億益以此知名

陳蕃終其使後漢

陳蕃字冲舉桓帝時為樂安太守時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皆殺之

朱穆呵士後漢

朱穆字公叔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
虎賁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慚曰朱御史可謂

不威者也

陳蕃罪非禮後漢

陳蕃時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遺棄葬屍而不閉塚既而蕃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川郡數禮請之郡人以為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廢故也況乃廢室冢藏而孕育其中詎時或衆誠乎鬼神乎遂致其罪

徐璆舉奏後漢

徐璆字孟玉漢靈帝時遷荆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減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遂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減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減汙者悉徵案罪威風